



5

金色时光

GOLDEN TIME

怨灵之夏
日本之夏

(日) 竹宫悠由子 / 著
(日) 驹都英二 / 绘 上乗柚 / 监修

金色时光

GOLDEN TIME



怨灵之夏
日本之夏

(日) 竹宫悠由子 / 著
(日) 驹都英二 / 绘 上乘柚子 / 译

金色时光. 5. 怨灵之夏、日本之夏 / (日) 竹宫悠由子著; (日) 驹都英二绘; 上乘柚子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56-6196-8

I. ①金… II. ①竹… ②驹… ③上…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9534号

原著名:《ゴールデンタイム5 ONRYOの夏 日本の夏》, 著者:竹宫ゆゆこ, 绘者:驹都えいじ, 日版设计: BEE-PEE

©YUYUKO TAKEMIYA 2012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by ASCII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590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金色时光 5 怨灵之夏 日本之夏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竹宫悠由子
绘 者 (日) 驹都英二
译 者 上乘柚子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恒伟

责任编辑 贺澧沙 秦毅
美术编辑 周文旋
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196-8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GOLDEN
TIME

CONTENTS

序章 001

1 040

2 068

3 118

4 160

后记 209

序章

那是星光吗？

不用想也知道不可能，但是那个在远处黑暗中闪烁的小小光点，在万里看来，怎么都觉得像是星光。

但是，星星不可能离地面那么近，位置也不可能那么低。哪怕万里现在已经沦落至此，但是这点常识还是有的，所以他知道那一定是什么人为制造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照明设备呢？比如说手电筒之类的。

总之是某个人出于某种目的，或者是不小心，把那样一个小小的光源放在了那个地方……难道是萤火虫的光？但是五月的静冈县根本没有萤火虫，这是一般的常识。

黢黑的夜空，幽暗的山脚下。

那个光点就在白天可以看到茂密树木的医院远处，离通往树林深处用于进行康复训练的那条坡度很缓的小斜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

在树木和草丛之间，那一点蓝白色的光芒仿佛具有了人类的意识，直到现在依然不停地明灭闪烁。

就在这时，某根弦弹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弹跳声，挂在墙壁上的时钟长针和短针重叠在一起。之所以在这个狭窄的房间中挂这么大一口钟，一定是为了……为了方便这种情况吧？——“他已经去世了……死亡时间是几点几分……”“爷、爷爷！”（大家一起合掌）。万里开始胡思乱想。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就在这张迄今为止已经不知道死过多少人的病床上，眼下还活着的万里就平躺在上面，睁着眼睛。不过他并未过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如果对死亡的感觉过于斤斤计较的话，那就无法在医院生活了。

有点重的被子压在身上，绵软的双腿随意地搭在床单上。一夜无眠，但夜却已经深了，他的头脑越来越冷静。

现在仍然还能看见那在病房窗户外闪烁的奇异光点。

万里疑惑地想：那到底是什么啊？他产生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联想，但是无论怎么盯着远处，依然看不清真相。

最早发现那个亮光是在三天前的晚上。

医院已经熄灯很久了，总是无法入眠的万里在床上辗转反侧，突然发现了窗户外面一明一灭的亮光。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于是便盯着那亮光看，但是盯了一段时间后那亮光就消失了，看不到了。他足足盯了两个小时。

天亮后，万里试着向年轻的护士打听了一下那不可思议的



亮光,但是对方却用一句“是啊,到底是什么呢”随口敷衍过去,然后马上又说:“与其关心那个亮光,不如关心一下……”

你为什么那么晚还没有睡觉?睡不着吗?上次见精神科医生时告诉他了吗?全都好好说了吗?你不想康复吗……反正就是不能轻松闲聊,总是会变成正经严肃的气氛。万里只好用暧昧的笑容应付一下。唉,算了吧。他乖乖闭嘴,无奈地用舌头顶着上颌。

白天进行康复训练的时候,万里假装不小心走出走道,想去晚上看到光的地方确认一下,但是刚刚迈出半步,紧紧跟在他身后负责理疗的小哥马上就说:“危险危险。”把他劝住了。

“我想去树林里感受一下夏季的气息,一不小心就……”万里结结巴巴地找借口。结果理疗师说:“既然如此,那就……”然后拔出脚边的一株野花,交给万里。“咦……”万里被他粗暴的行为吓到了。总而言之,外出宣告终结,他立刻就被硬拉回原来的走道。

那株被拔下来的野花开着洁白可爱的小花,长着直线型的茎叶。大概就是人们说的花韭吧?

万里无法把那株因为自己的关系而被拔起来的野花丢弃,所以就把它插在装了水的杯子里,放在枕边。“妈妈”看到后说:“啊,这不是花韭吗?”于是万里才终于知道它的名字。这个季节,老家房子的背后也盛开了不少这种花。

这么可爱的花居然和韭菜有关哦？虽然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但是听别人一说却发现它确实很像韭菜，全身都散发出韭菜特有的灵气。

就在这天晚上，谜之亮光又出现了。

万里在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发现了亮光。又出现了！他注意观察了一段时间，那亮光在差不多两个小时后就突然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开始淅淅沥沥地下雨。

万里好不容易有了浅浅的睡意，但是却陷入纷繁复杂的梦境中，变得比睡着之前更加疲惫。他睁开眼睛时，雨还没有停。

每日例行的康复训练只能在医院里进行，结果他一整天都没能外出，当然更不可能去生长着花韭的远方了。

基本上，他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

他可以自己一个人走来走去的地方，就只是从这间略显奢侈的单人病房到这间病房所在的三楼厕所之间的这段路罢了。医生诊病的时候自不用说，就连理疗都必须要有理疗师或者护士接送陪同。“不想要那个”“想要这个”之类的日常琐事全都被“妈妈”照顾得面面俱到。

大家都非常体贴。

但是，万里的生活绝对没有“自由”可言。

大家都好像在与一头关在笼子里的怪兽相处似的，不敢给予任何刺激，让怪兽平静地生活，保持着一段距离观察他的一



举一动……这就是万里的感觉。也许自己太过分了，明明生活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却丝毫不知道感恩。

但是，这却是万里的真实想法。在这家医院住院的日子里，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压抑。

这并非被害妄想症，事实上自己的确正被观察着——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被监视着。

万里躺在洁白冰冷的床单上，盯着今晚同样出现的谜之亮光，呆呆地回忆自己之所以躺在这里，不能去查明亮光真相的原因。

一个半月前，也就是三月的某一天，“听说”自己是被救护车送到这家医院来的。那之后又过了好几天他才终于睁开眼睛。

恢复意识之后才发现，自己全身很多地方都骨折了，脑袋也裂开了。呼吸断断续续的，脸上戴着氧气面罩。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自己竟然全身赤裸地躺在病床上。

睁开双眼后首先看到的東西就是黑暗。沉静的黑暗蠢动着，描画出朦朦胧胧的烟雾状阴影，然后万里才终于感知到这个“能看到黑暗的自己”。接着，那团朦胧的阴影开始旋转，从上方滴下类似白色颜料的東西混入其中。这种大理石般的图案越来越复杂，最后终于停止旋转。万里这才总算看清白色的天花板和四方形的电灯。

“哈”地吸了一口气的瞬间，所有问题全都涌了上来。

怎么回事……这是哪里……好痛……好难受……我怎么
了……虽然很想弄清自己现在的状态，但是身体却不能动弹。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双腿之间异常疼痛。哭不出来的他只能发出
呻吟，这时忽然有人飞进了他的视野中。那个人告诉他：“因为
你的身上插了帮助排尿和呼吸的管子，所以才会难受。”但是
这个回答却只增添了他的恐慌而已。

对方解释说，这里是医院急救部的重症加护病房，但是刚
刚恢复意识的万里却依然迷茫无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就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当时他被当成自杀未遂的患者。

所以哪怕万里说自己失去了记忆，忘记了关于自己的一切，
但是主治医生却毫不委婉、毫不掩饰、直截了当地问：“这是不
是你为了把自己失败得想要寻死的人生一笔勾销而故意耍的小
聪明呢？”

不是这样的。自己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连他自己都不
知道自己到底是遭遇意外还是自杀未遂。现在已经无法查明事
实了，因为连受害者自己都忘光了。哪怕万里不断地解释，但
是对方到底信了几分却是一个谜。

不过，万里的家人坚持说万里不是那种自寻烦恼的孩子，
虽然的确落榜了，要复读，但是已经想好要去东京的补习学校
了，所以不可能是自杀，绝对是真的失忆了，所以这件事最后



对外公布是一起“意外坠落”。

但是，事实真相却无人知晓，所以万里被监视着。

他就像这样被关在笼子里，其他人只是远远围观着这个只有外形是“多田万里”，但是真实面目却无人知晓的“什么东西”。

这样的生活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虽然衣食住不用担心，但也仅此而已，这里只是一个监牢。万里总是忍不住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呢？

当自己的身体完全复原，没有必要继续住在外科病房的时候，自己到底会被送往哪里呢？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感到害怕，所以不想去想，但是在无法入眠的深夜，万里仍然忍不住去思考。

自己可以普普通通地生活吗？普普通通地在太阳下行走，普普通通地与别人交流……

就算失去了记忆，他依然记得什么是“普通”，并没有忘记这个概念，而且“还想恢复”那样的生活，真是不可思议啊。

如果突然有一天，“啊?!我到底在干什么?!”把忘掉的一切全都想起来了，当然再好不过。在大团圆结局中，花瓣在笑脸和欢呼声中飞舞，主治医生和护士们拍手送别自己，自己回头对他们用力挥手，然后转身跑进家人和朋友们之中。没错，就好像从噩梦中苏醒一样。

噩梦……噩梦，是啊。

万里下意识地在黑暗中发出短促的呼吸。无论是不是噩梦，在这个孤独的黑夜中，自己都必须坚持下去。

他把手肘撑在搭了毛巾的枕头上，用类似睡佛的姿势抬起头。然后用没穿袜子的脚把被子踢远，慢慢地把一只手插到睡衣的裤子和内裤里面……不用担心，他并没有握住什么东西。只不过觉得像这样把手插进温暖的双腿之间可以让心情更加平静罢了。深夜时分，雨终于停了。

玻璃窗外的黑暗中，亮光仍在闪烁。

（那到底是什么啊……）

前天、昨天，还有今天，已经三天了。无论怎么盯着它瞧，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想等天亮后做康复训练时去查看一下也不可能，因为理疗师就跟在如果万里摔倒可以一把拉住万里的距离内，根本不可能甩开他……那么和理疗师一起去呢？应该也行不通，因为他不会允许自己在训练途中为了寻找神秘亮光而钻进树丛。这只会让万里在他们心中更加奇怪而已。

万里微微扭了一下脖子，抬起头，发现枕边的花韭已经枯萎了。洁白的花朵无力地、寂寞地斜斜低垂着。

它的姿态简直就像一个独自低头站立的女孩子，自己真是对不起它。

嘴里低低啜嚅了一句“对不起”，然后再次把视线移向那



奇异的亮光。

（那是什么照明设备呢……好奇怪啊。在那种地方安放一个那么小的光源，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基本上，可以发现那个亮光的人，就只有从这家医院的病房窗口眺望外面的闲人罢了。大部分患者住院期间都习惯早睡早起，所以现在早就睡着了。

住院病人、失眠，而且又不想被怀疑心理有问题，不会向医生索取安眠药的人，可供选择的对象已经非常稀少了——几乎只有万里一个人符合标准——对这种人发出亮光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那是什么信号吗？难道是一个暗号？）

万里突然吓了一跳，惊讶于自己的这种想法，下意识地吧刚才那只手从睡裤中抽出来，摸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他刚才没有碰到任何东西，所以不用担心。

（暗号？难道是暗号吗？想向我传达什么……不会吧？应该不会吧……但是……）

一旦产生这种想法，就发现那跳跃般闪烁的亮光看上去好像非常渴望被自己发现似的。

屏住呼吸，万里聚精会神地再次凝视。

亮光仿佛“哇”地叫了一声。

这里，这里！看得见吗？！发现了吗？！——闪烁的亮光仿佛发

出了这样的叫声。

对不对，这应该不可能吧。不可能，太愚蠢了。如果让别人知道自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肯定会被当成危险的废柴。不可能，不可能，一定不可能。我是一个正常人，如果没有遭遇那场意外，脑子没有变坏，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

一方面拼命打消脑海中的念头，但是另一方面却忍不住直起身来。

亮光不仅明灭闪烁，而且还在左右摇摆，仿佛察觉到万里已经发现了它似的——突然一下，亮光居然变多了。

“啊?!”

万里下意识地发出一声惊呼。

那小小的亮光就在他眼前突然变多了，好像分成了两个。然后两个亮光同时轻快地跳动，在闪烁中时而消失，时而出现，最后又变回一个。

“咦，咦，咦……咦?!”

在旁人眼里看来，万里现在的表情一定愚蠢至极。但是，他已经无法抑制自己的震惊了。为了配合呆愣的表情，他的眼睛也竭力睁大到眼角发痛的地步。他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真是越来越莫名其妙了。

谜之亮光是对自己发出的暗号，正在传达什么信息，拼命闪烁想让自己发现它的存在——这种事真的可能吗？



万里忍不住走下床。

为了不发出脚步声，他直接赤脚向前走去，但是——

“哇！”

糟了。

枕边放花韭的杯子居然摔了下来。幸好是塑料杯，没有发出响声，也没有碎裂，不过水却全都洒了出来。万里急忙从地上捡起濡湿的花韭，单手轻轻握住它。地上的水渍稍后再收拾吧。

他拿着可怜的白色枯萎花韭走到窗边，用力推开关紧的窗户。

就在这一瞬间，初夏夜晚的青草味迎面扑来。万里被稍微逼退了一点，接着便完全被包围在其中。浓烈的绿草气息、雨霁初晴的微腥，还有宁静干净的夜空气息全都混杂在一起。万里吸了两口气，三口气，随着他不断地深呼吸，仿佛连呼出的气息都染上了被濡湿的石头般的寂静感觉。

雨后潮湿的夜风吹进病房，把病房中浑浊的空气全部卷走。米色的厚重窗帘翻动着波浪，边缘部分微微摇动。

亮光依然在闪烁。

仿佛在对万里高喊：“喂！” 仿佛在大叫：“这里！”

我在这里！这里有亮光！——正在传达这样的讯息。

但是，它到底想要传达些什么讯息呢？它到底想要表达什

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万里感到自己的心脏开始激烈地跳动起来。僵硬的双腿随着心跳声不停地哆嗦。他喘着粗气，脑中一片晕眩，头发的毛孔痒酥酥地发麻。

手上的那株小白花本来就已经快要枯萎了，现在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源，已经到了濒死之际。它现在只是一株等待死亡降临的可怜植物罢了。但是，被破坏殆尽的根部依旧透出生机，好像只要把它立即埋进土里，它就可以再次活过来。

“……”

万里又看了亮光一眼，亮光依旧还在闪烁。

还在发亮。

“……你在呼唤吗？呼唤我吗？”

依然发亮。

“……呼唤我？呼唤这样的我？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空壳，所有人都觉得失望、恶心、可怕的我？你真的在呼唤我吗？”

暗号在黑暗中有节奏地闪烁着。是的，是的，是的……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刚这样想着，就看了一眼手上的花。因为自己的关系，这个小生命的未来就被蛮不讲理地摧残了。

现在也许还来得及。在这座监牢中，所有的事情都因为“不



行”“不允许”“别人会觉得我奇怪”而放弃了。如果从这里逃出去，也许这株小花还有救。

而且……自己真的很想出去。

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想从这里逃出去，想到外面去，想去找那个光源。想要畅快地呼吸，自由自在地到处奔跑。不会被别人责怪，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什么都抛诸脑后。只想变回自己，尽情奔跑。如果真的做到了，那么前方等待自己的就是自由。

未来就有自由生活的自己。

明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但却兴冲冲涌上来的“预感”令万里的胸口热了起来。

可以相信那个发光的信号和呼声吗？想相信。自己，想相信。

他紧张得喘不上气，心脏的搏动令身体不断颤抖。某个东西突然出现，想要贯穿这具肉体，那正是“去吧”这种类似冲动的思想。

——去吧。

就这样一个人去。避开监视，循着那个暗号，按照自己的意愿，凭借这具身体。手中那朵垂着头摇动的白花看上去也好像在点头一样，仿佛在说：“嗯嗯！去吧！到外面去！然后救救我！”